

杜
詩
言
卷

杜詩言志卷二

佚名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崆峒小麥熟且

一作吾

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

用窮荒爲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

馬有似幽并

一作并州

兒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

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

一作言

一書記所

媿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

一作宜

十年

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旣特達，足以慰所思。
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常恨結驩淺，各在天
一涯。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悲。驚風吹鴻鵠，不
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
力，早寄從軍詩。

此高適從哥舒翰入朝將歸而少陵送之之
作也。看他開口便先講軍國大計，乃心王家，
臣子之義，故一切皆從後。夫小麥熟則吐番

無侵寇之志。是宜與民休息。不當更開邊釁。時翰方用兵西陲。不勝喪失。少陵蓋憂之久矣。故於送其書記時。驟爲感觸。不覺沖口而出。然又不敢煩言以瀆。且略緩頰數語。冀其虛已以聽。故四句卽止。下卽入送高生語。解者謂饑鷹二句。猶說吐番大謬。夫吐番豈饑鷹而亦豈隨人飛者。蓋欲言高生之去。情非得已。故先陡作一譬。以喻起高生。言高生跨

鞍馬似幽并兒。從翰爲書記。觸熱向武威者。
只以欲脫身簿尉。與捶楚辭。至十年後。可以
持旌麾而功名遂耳。正如饑鷹之未飽肉。且
側翅隨人飛也。饑鷹二句逆提而起。便籠下
十八句。勢如建瓴。最是文章妙訣。可愛之極。
下十句。則入己與高書記臨別贈言之情。以
爲一篇之結束。眞篇法之至當而不可易者。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名園依綠水。野竹上
青霄。谷口舊相得。濠梁同見招。平生爲幽興。未
惜馬蹄遙。

少陵近體之妙。一首有一首章法。十首卽有
十首章法。如此詩起處。從未入園之先說起。
末後從旣出園之後說結。此其首末起結。夫
人而知之者也。又十首句句皆是初遊。與後
重過五首相對。句句是重過。絕不可移動。亦

夫人而知之者也。至若於未入園之先說起。而能令名園之妙。早已杳然縹緲於風塵之外。而又親於自己心中眼中體會而出。情中之景。景中之情。兼到則莫如此。起句十字之妙矣。夫路而曰南塘。則路之非復尋常谿徑者也。橋而曰第五。則橋之非復一二可竟者也。一南塘也。而路之所經。至有五橋之複。則南塘之廣濶。與其路之迂迴。皆可想而知也。

遊人至此蓋已不必入園早覺心曠神怡而况其在始得問津者此時見所未見曰不識曰今知其爲欣幸出於望外者意興更何如耶南塘如此其路如此而以園置其中豈非名園吾嘗謂泰山之高亦不過數千仞而獨能小天下者蓋其址已居羣山之上今泰安州治已在眾山之巔而泰山復從此隆然而起是以彌覺其高故文章家最善是有此托

起一層法。如欲知朝廷之尊，必先隆其近侍之臣。欲明師儒之重，必先贊其從遊之盛言。驍將之勇者，必先誇其部伍。言美人之美者，必先譽其侍兒。此皆托起一層法也。夫名園之美，莫大於水與樹，而他無足取何也。蓋水與樹乃天然之妙麗，而不可以人力勝。水限於地，無水之處，雖求升斗蹄涔而不可得。樹需於時日，苟非百年之培養，則旦暮間不可

以猝獲是故爲山九仞可以簣土積成峻宇
雕牆可以咄嗟立辦至於水與樹則非因天
地自然之利不可以力爲今將軍山林旣占
南塘之勝其於二者已得其一而又有干霄
之野竹夏木之千章則竹樹又復斐亶是名
園之所不易得者今已兩擅其長由是踵事
增華則詩中所謂風磴雲門疎籬曲舍書屋
芸階石林水府次第安排何所不可此名園

二句所謂提綱挈領而得其體要者也。言野竹則樹可知，下入鄭陪一句，何招一句，而結語之妙，尤當領會。今人凡作紀遊詩，只解將景物描繪，而在己情致，反置之不道。無論寫來都是呆鈍語，卽其爲人之品，詣志操都無由一見看他起處。從自家遊覽說入，然後又結到自家所以來遊之故。蓋凡有意趣人，雖一吟一眺，一出一處，非苟焉而已。若使舉動

無名可居，則寧靜處不出馬蹄，固不可以輕
遙也。今日爲幽興，則非奔競富貴周旋勢要
可知。彼何將軍鄭廣文，真乃素心之交，但用
以適吾幽興而止。夫爲幽興而不惜馬蹄之
遙，則非幽興而馬蹄之惜正多。又可知矣。看
他輕輕逗出平生二字，則是天性之倔强，與
學問之所蓄積，俱於此而見。夫豈細故耶。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卑枝低結子，接葉暗

巢鶯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羹翻疑柂樓底晚
飯越中行

園之妙既在於水與樹卽不得不重爲寫照
看他第二首便急合寫二者之奇一句是水
二句是樹三四是樹五六是水水得樹而蔚
鬱陰森樹得水而空明掩映然後結之曰水
樹之交相得也如此豈獨移我情者杳焉忽
焉已置我於吳越間矣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來絕域。滋蔓匝
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
拆漸離披。

此第三首。本是做遊山林詩。忽然別出一奇。
因池邊瞥見絕域異花。爲雨露所離披。卽觸
著古今來多少懷才抱德之士。流落不偶以
沒世者。不禁爲之歎惜。因且把山林攔下。出
力爲他寫照一回。言此戎王子來於萬里之

外以絕域之花而滋蔓於清池之上博覽如
張騫甄別如炎帝皆未之知而徒然開拆條
爾離披正如才士鍾閒氣而生於千百年間
而始一出於億萬人中而或一見乃竟輜軒
之採訪不及明廷之選舉無聞自少而壯自
壯而老浮沉沒世可勝歎哉吾不知少陵之
意將以自喻耶抑以之移贈古今之有才不
遇者使之同聲一哭耶此之謂有心人觸處

呈露非如彼胸中無物者之一往茫昧無靈也。

旁舍連高竹。疏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籐蔓曲藏蛇。詞賦工無益。山林跡未賒。盡捻書籍賣。來問爾東家。

此第四首方及山林中幽細之景。蓋頭兩首表明山林大綱。第三首便橫出一枝。別作寄托。所謂人忙我閒。至此則不得不歸正傳。夫

竹舍也。籬花也。碾澗也。籐蔓也。皆山林中之
所有。然寫來便覺幽蒨怡人。因而承之曰。山
林隱居之樂如此。而我於風塵中勞勞不已。
其發策揣摩。不過欲工詞賦以圖進取耳。然
而無益也。不如賣盡書籍。傍爾東家僦居。不
亦可乎。公是時方獻三大禮賦。明年又進封
西嶽賦。雖得授河西尉而不拜。故有是語。觀
此則前首開拆離披之喻。皆自謂也。

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興移無灑掃。隨意坐莓苔。

此第五首。乃園中及時行樂之意。剩水殘山。言其境地之錯落幽偏。不版腐也。風折雨肥。言其時物之參差變動。不呆整也。彈箏換酒。言其樂事之舒徐順適。不拘謹也。於是興移隨意。在在皆可怡情。山林之樂。豈彼朝市之

所能幾其萬一者乎。

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酒醒思卧簟。衣冷欲
裝綿。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淳朴處。自
有一山川。

此第六首承上章言山林之樂。豈惟境地不
同。卽天時人事亦與外間迥異。故時方朱夏。
而吹雪吼泉。凜若秋冬。則炎歊易爲清冷矣。
野老看客。魚錢不取。則晚近化爲隆古矣。山

林之中。不惟足以怡情。竟至可以悅性。何樂如之。

棘樹寒雲色。茵陳春藕香。脆添生菜美。陰益食單涼。野鶴清晨出。山精白日藏。石林蟠水府。百里獨蒼蒼。

此第七首。又承上章言。清冷則可以忘暑矣。淳朴則可以忘機矣。忘暑則煩懣不生而食涼菜美。忘機則庶物順化而鶴出精藏。此百

里之內所爲蒼蒼獨擅者也。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醉把青荷葉。狂遺白
接籬。刺船思郢客。解水乞吳兒。坐對秦山晚。江
湖興頗隨。

此第八首。仍歸到水上。則借江湖之水以形
容此水。而微言以見志。若曰。我之來長安。將
以傾陽之性。比之葵藿。豈肯以江湖寄興哉。
然嘗走馬定昆池上。過楊柳渚。而見青青之

荷葉遂狂疾，忽發醉把之。下致遺接籬，於是
江湖之興，亦時動於中。思與郢客吳兒爲伍，
蓋士君子立身，不出則處。假使得遂立朝之
願，則致君澤民，不負所學。如其不然，卽當奉
身而退，以終老於長林豐草之間。安能出不
成出處，不成處與趨趨囁囁輩糾纏不了耶。
今日者，晚對秦山，旣非少壯時矣。歸休之志
豈尙云姑徐徐俟之異日也。

牀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
能文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絺衣挂蘿薜涼
月白紛紛

此第九首則仍歸到樹上又帶著酬酢主人
亦用托起一層法不言將軍之風雅而但云
稚子能文則將軍可知矣聽詩卽聽稚子之
詩也因微風之入而歌聲遙達於耳靜夜之
間涼月之白絺衣蘿薜紛紛莫辨如此杳邈

清虛之境豈塵世所能夢見哉。

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迴首白雲多。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此第十首則言歸去時事。從未入門起，以既出門作結。固是十首章法。然觀其出門後語，卻句句是回抱園中流水住，園中之水也。白雲多，園中之雲也。燈前舞，醉後歌，園中之舞。

與歌也。夫出門迴首之餘，追憶園中之景事，則恍如夢寐，不可復得。其可笑者，空餘一笑。其可憐者，誰復憐之。浩劫以來，總成陳跡。逝者如斯，誰能逃此機括。勘破圈子，真是奈何。不得，卽云好景不妨再來，然再來者卽復千萬過，而於疇昔之可笑可憐者，都自非是。此先生於悟後喫緊爲人語，教他不可當面錯過。至於與朋好風雨來過者，只是無聊之極。

思耳非眞爲重過作曹邱生與後五首遙遙
伏脉也。

醉時歌

贈廣文館
博士鄭虔

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
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
生有文過屈宋德尊一代常軼軻名垂萬古知
何用杜陵野客人更曠被褐短窄髻如絲日糴
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卽相覓沽

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沈沈
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
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
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
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
愴生前相遇且銜杯

讀先生此詩幾疑其爲好飲者也然而非先
生也又或謂先生托此而逃焉者亦非也蓋

好飲止可加於嵇阮有托而逃焉者第可施
之於靖節而先生則以經世之才急用世之
志所遭不偶與鄭虔負三絕之望徒就廣文
之冷署者畧同故一腔牢落不平之氣聊寄
於麴蘖以自遣彼登臺省厭梁肉者既無遠
謀跖可爲而不可爲也才名道德之士求升
斗而不足孔可爲而不可爲也惟有視若塵
埃高歌痛飲盡吾生前之樂而已何用儒術

爲哉。此先生一時醉後之語，非其真也。故名之曰醉時歌。今夕行亦當如是解。

樂遊園歌

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

樂遊古園，翠森爽，烟絲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木瓢，示真率，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闐闐晴開，誅蕩蕩，曲江翠幕排銀榜。拂水低回，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卻憶年年人醉

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
杯亦不辭。聖朝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
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此亦醉中作。蓋亦借他人酒杯。寫自家悲憤
者也。首四句。敘長史盛筵。借狂歡賞三字推
開。六句將晦日種種繁華。盡情鋪張。然後發
嘆曰。此樂不自今日始。年年如是。人人如是。
遊而樂。樂而醉。卽或有人知盛衰之理。於醉

後樂極而生悲。安有未醉之先。早抱杞人之
憂。而先悲不自勝。如我今日者乎。夫我之先
悲。固自有故。蓋以此樂遊之盛。必朝野清明。
天下無事。然後得以長享太平之樂。今日之
時政若此。絕無繫念之人。而有心者。又使之
終老於塵埃之間。興言及此。令人感憤交集。
此時尙有何心甘此麴生。不難頃刻愁絕。然
而無益也。世固當悲。而此生亦不必輕徇。數

莖白髮尙欲少留。不若仍然痛飲以爲解憂之具。雖百罰奚辭耶。然則我之此心。聖朝不知。視爲卑庸之賤士。與蠢然之一物同。荷皇慈於在宥而已。誰爲知我者哉。醉後俯仰無聊。惟有咏歌以見吾志云爾。一篇中滌澗往復。深情如許。眞未易尋其起盡也。

麗人行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

淑且眞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

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

一作爲

劍葉

一作

勺

垂鬢唇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袂穩稱身就中

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號與秦紫駝之峯出翠
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筋厭飫久未下鑿刀縷
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
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
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

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

一作向

前丞相暝。

此詩刺天寶諸楊之驕橫。由於上之寵祿過也。乃推原其始。則惟以麗人之故。是麗人二字。乃此一篇之眼目。故卽以名篇。夫此麗人之麗。至於動君王之愛眷。聽其干與朝政。瀆亂宮闈。而莫之禁。且煽助之。惟恐不及者。法當極力形容。以見其人愈麗。則其禍愈烈。以

垂訓萬世聞者足戒此詩人之旨也獨是貴
涉椒房不可以明言故借長安水邊之麗人
以發其似如所謂態濃意遠肌理細膩自鬢
唇以至腰身無處不可盡情描寫然後輕輕
用就中二字移到號秦身上避實擊虛離形
取影法也觀寫麗人而以態濃意遠七字冠
於肌體服飾之上真將麗人活活繪出然彼
秦號者亦不過一麗人耳使無明皇一番矜

寵則雖紫駝翠釜，晶盤素鱗，鑿刀紛綸，厭飫未下，亦安足道。一自賜名大國，而黃門飛鞚，御廚送珍，然後諸楊之氣燄，乃有赫赫然不可嚮邇者。嗟乎，簫鼓哀吟，猶可言也。賓客雜選，不可言也。明皇寵此麗人，亦奚料其遂至於此。無如女子小人，原無準則，苟失控制，卽至放溢，迨觀於後來，逡巡當軒下馬，楊花雪覆，青鳥銜巾，其隱蔽周密，狡慧傳情，中葺之

言乃不可道。彼方廉恥盡捐，倫常漸滅，尙有
何君國之念在其意中哉！以此人而位之丞
相，特大書以彰其過，釀爲禍，盡宗社幾墟，可
無慟歎。此篇當與兵車參看。讀兵車行而見
暴君之不恤民命，其流離之苦如彼；讀麗人
行而見荒主之不戢嬪御，其驕盈之失若此。
上慢下暴，恩義睽絕，豈復有君國子民之道。
至於作麗人行而使麗人之妖厲，曲曲寫出。

作兵車行而使兵車之冤苦歷歷如畫此其
筆有爐錘功參造化固又非少陵莫辦也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倒衣還命駕高枕乃
吾廬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趁魚重來休沐地真
作野人居

此五首句句是重過從未至時說起至將去
時止不必復贅獨是若大一座山林只輕輕

用東橋竹三字蔽之。可見何園之妙。只在水與樹而不言水。但言橋不言樹。但言竹。此亦托起一層法。句便新意便奧。於是忽欲重過。遂問訊於將軍而得報。因之倒衣命駕。高枕不異吾廬。以見前番是招。此番是報。前番馬蹄未惜。尙待商量。此番倒衣命駕。何等直捷。蓋他人便作重過。只辦描寫景物。而此則從情致中寫出。是爲不同耳。然猶未之奇也。奇

則奇在高枕之下。忽接花妥溪暄二句。蓋在庸筆。必寫眼前恬適之景。一聯以映帶高枕之安。而此則偏寫一片殺機。慄慄可危。可懼者。以常人之情。只解自了。苟得一身恬適。便滿目中皆是娛樂。那管他世上尚有無窮悲苦。而重過人。雖於山林隱逸之中。有無限悲天憫人之意。刻刻繫念。不釋於懷。故當高枕之時。尙自默默感觸。若曰此一山林耳。而水

流花開之中。卽不免鷲捎獺趁之苦。何況大地一個熱鐵丸子。其間強弱大小。互相賊害。用世人既不能普作津梁。遮世人亦徒深軫念。真是無可奈何。付之浩然永嘆而已。於此見少陵直是稷契伊呂一流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處處恫瘝在身。非特一詩人云爾也。然慈悲與自在。兩不相妨。外而觀物。方恍於中。內而自觀。不失爲我。此將軍休沐之地。不

妨暫作吾廬而不異爲野人之居也。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犬迎曾宿客。鴉護落
巢兒。雲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向來幽興極。步
屨過東籬。

此第二首直敘重過之事。如樽之仍在。榻之
未移。此無情之物之於我。若爲有情也。犬之
迎客。鴉之護巢。此有情之物之於我。益爲依
戀也。蓋萬物隨化。與靜者之心。上下同流。其

妙如此。向來之幽興，已盡極於山林之中。而此之重過，又求其極於山林之外。於是步東籬之下，而悠然遠望，翠微之寺，皇子之陂，雲薄天清，歷歷在目。其樂又何如也。

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

此第三首，又敘重過之時，言去夏留宿於此。

曾幾何而今日重過平臺啜茗。又已春風落日時矣。惟此春日坐此平臺之上。與臺畔新綠之桐葉。其高正等。於是凭此石欄。點筆以題詩於新桐之葉。此亦天然之妙境。未經恆見者也。而一時忘機之物。如翡翠蜻蜓。咸來湊拍。或鳴衣桁。或立釣絲。夫衣桁釣絲。豈蟲鳥鳴立之地。亦猶石欄桐葉。非題詩之具。而人之幽興若此。物類亦相感而應之。豈偶然。

云爾哉。至幽興既熟，來往亦遂無期。忘機之妙，固如此也。

頗怪朝參懶，因耽野趣長。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槍。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粱。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

此第四首，專美將軍。言將軍之處此山林，始以爲特偶然耳。豈知自去夏以及於今，留連而不去，豈朝參之懶耶。亦野趣長耳。野趣既

長則朝參自嬾而一切金甲沈槍皆置之閒
散之地矣夫耽野趣則蒲柳不惜親移嬾朝
參則稻粱幾於不足是則將軍之意勳名旣
淡富貴無關豈叔季以下人哉直與北窗高
臥者同嘯傲於羲皇之上耳

到此應常宿相留可判年蹉跎暮容色悵望好
林泉何日霑微祿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遂把
酒意茫然

此第五首自敘其眷戀之意欣羨之懷而終
嘆其所求之難遂也言到此雖可常住相留
雖可判年然而終非我有徒蹉跎歲月而買
山無由亦惟茫然悵望而已夫少陵志在用
世非山林隱逸之流然當嫉賢害能之朝微
祿不霑則亦出不成出處不成處而已吁可
嘆也

秋雨嘆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顏色鮮。
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
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
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秋雨一嘆，非嘆秋雨也，乃藉秋雨以發嘆耳。
時方天寶十三載，楊國忠用事，明皇宴處深宮，不親政事，百度廢弛，羣小橫行無忌，無復天道。正如秋雨瀰漫，水潦泛漲，一片陰霾，白

日不見。故借以爲喻。其曰雨中百草皆爛死者。正以喻朝廷之紀綱廢壞。而人民荼毒也。階下決明。顏色鮮者。正以喻小人之得志。而逞其光燄也。著葉滿枝。翠羽蓋者。喻其親戚滿朝。冠蓋相望也。開花無數。黃金錢者。喻其招權納賄。充囊滿篋也。托喻親切若此。然後從而諷之曰。汝雖得志。亦不過蜉蝣旦夕耳。國維旣破。勢不久支。涼風所至。吹汝甚急。汝

亦在岌岌不保之中。載胥及溺。及汝偕亡耳。
汝於後時能獨立乎。此吾之所以爲汝臨風
三嗅馨香而泣也。謂堂上書生空抱白頭之
憂。而作此拂時之迂論可乎。此詩設不作如
是解。則一決明耳。少陵何必爲之三致意焉。

闌風伏雨秋紛紛。四海八荒同一雲。去馬來牛
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禾頭生耳黍穗黑。農

夫田婦

一作父

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

論兩相直。

此第二首言一小人作慝於上，眾小人阿附於下，以是朝廷之綱紀無聞，而奸邪之播弄反成風俗。正如淫雨之時，其風不辨東西南北，而曰闌風，謂四方圍闌之風也。其雨不定，朝夕長短，而曰伏雨，謂更番迭起之雨也。四海八荒，同此一雲，不能出其畛域也。於是來往於其中者，不分順逆，何知馬牛，不分清濁。

何云涇渭。以是嘉穀。敝壤淳樸之農夫田婦。
束手待斃。而枉道求合者。但求相許。寧論貴
賤之不相值哉。此亦當作喻言。乃有意味。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
長蓬蒿。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
雁翅濕高飛難。秋來未曾見白日。泥污后土何
時乾。

此第三首。自言當此長安。一片同雲。紛紛不

辨田父旣無消息斗米直換衾裯我一杜陵
布衣耳處於其間誰復與之比數哉惟有反
鎖衡門守環堵而已此老人之見自守其拙
聊以遠害故不出此蓬蒿耳若彼稚子則方
且乘機鬪捷奔走於鬪風伏雨之中豈有憂
懼哉不知其禍將及己颼颼者催寒甚迫正
冥鴻高蹈之時無如翅濕難飛求去不得無
憂之稚子固不能免卽不出之老夫亦及於

難是君子小人同歸於一燼。此誠天地之厄
數。莫可如何。計惟有皎日一出。離照當空。則
百度維新。妖滌屏絕。大塊復歸於整潔。奈何
天不悔禍。三秋以來。白日未嘗一見。則此泥
汗之象。何時已哉。亦如明皇委靡不振。則朝
廷清明之氣。終無由見。此杜陵布衣之所以
長嘆而不置者也。此三詩藉秋雨以形容時
事。曲盡其態。誠老成憂國之盛心。不逾年而

了角女子之亂作矣孰謂少陵非前知之哲
耶

漢陂行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漢陂天地黷慘
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事
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
嗟及主人錦帆相爲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鷺
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沉竿續蔓深莫

測菱葉荷花淨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
極終南黑半陂以南純浸山動影裊宛沖融間
船舷暝夏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
亦吐珠馮夷擊鼓羣龍趨湘妃漢女出歌舞金
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
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凡天下之至奇者未有不險者也惟奇故險
惟險始奇是以遊山者必崎嶇逼仄極登陟

之難。有傾跌之患。然後其奇始出。臨水者必
浩茫溟滓。空涯涘之目。有蕩覆之虞。然後其
遊始暢。此篇開口言奇。而處處帶言其險。以
見履險而不形其險。斯以得探奇之樂。然後
其文乃得驚心動魄。與天下奇險之觀。並垂
於千古。不然卽是一篇平庸文字。不能擅場
矣。且夫遊覽一道。亦視其所領畧。苟徒知一
面恬適之境。則視爲泛常。不見爲希有之遇。

惟至有識人，心胸豁達，遇此正面，卽知反面。當此順境，卽知逆境，然後知今日之所遇，適爲難得，苟或不然，卽復驚駭震盪之，不暇而更有何樂之可言，則是知其變態者，便是於此常觀中，托出奇情，爲加一倍快樂也。此詩開口言奇，而卽云天地黯慘，是一險也；言琉璃汗漫，而卽云鼉作鯨吞，是又一險也。然則今日之錦帆、絲管，絕無氛埃，適當其會，但見

鳧鷖之散空翠之來菱葉荷花賞心樂事真有若人生之未易數觀者然猶恐人之忽視此漢陂也又倣之曰其深莫測下歸無極水光搖動山寺倒置令人俯憑幽宮不勝駭竦無何而船舷暝戛之際月出藍田其光與前之空翠又復迥別象之以羣龍之吐珠湘妃漢女之歌舞金支翠旗之有無離奇光怪亦已至矣而又結之曰咫尺間其或有雷雨至

乎神靈之意甚不可測是又以險語終之迨
至於歸哀樂之情於壯老之異是又教人以
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深旨而與前文奇險
之論相發明也吾於此而知少陵之胸中怪
怪奇奇詭譎瓌麗真有不可方物者噫異矣

漢陂西南臺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蒹葭離披去天水相
與永懷新目似擊接要心已領仿像識鮫人空

濛辨漁艇錯磨終南翠顛倒白閣影嶮崿增光
輝乘陵惜俄頃勞生愧嚴鄭外物慕張邴世復
輕驕騮吾甘雜鼃鼃知歸俗所忌取適事莫並
身退豈待官老來苦便靜况資菱芡足庶結茅
茨迥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

是詩古體而句句對屬工巧昌黎諸聯句多
用之漢陂居終南山下西南臺則南山之臺
也面臨陂水而又居高山之陰故六月風日

冷蕤葭離披去水天一色其爲清涼之境可知矣塵腐之懷至此而一新其所以新者由於目擊也應接之紛至此而得其要其所以得其要者由於心領也渺茫之中非有鮫人而仿像識之空濛之內或有漁艇而依稀辨之終南之翠色滉漾於碧波吞吐之中如錯磨然山峯之白閣垂影於清流澄澈之下若顛倒耳此其峭崿自生光輝惜我乘陵但得

俄頃此一聯二句結上起下然後因之發嘆
曰如此清景之可樂但得乘陵俄頃者蓋勞
生於道途而不能置身於物外徒慚嚴鄭空
慕張邴亦奚益哉既爲世之所輕曾鼃黽之
不若何不知歸取適退隱便靜但求菱芡粗
足亦何茅茨之不可永結而彌年徵逐於此
哉夫少陵用世婆心在於行義達道非富貴
溫飽中人故於不得志時則退休淡泊之念

處處流露此詩亦其一也。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隴西公卽漢中王瑀

王徵士瑀

瑀王徵

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羣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滌路，迢迢天漢東。願騰六尺馬，背若孤征鴻。劃見公子面，超然歡笑同。奮飛旣胡越，局促傷樊籠。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嘉蔬沒溷濁，時菊碎榛叢。

鷹隼亦屈猛，烏鳶何所蒙。式瞻北鄰居，取適南
巷翁。挂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

此詩無寓意，只質言其事。然簡潔古淡，求之
漢魏，惟靖節能之。學者當觀其情致之綿邈，
描寫之靈秀，用筆之駘宕，琢句之整潔，煉字
之工穩，如入武夷九曲，纖塵不到，應接不暇。
集中如贈衛八處士、夏日李公見訪等詩，皆
可參看細讀，因附著於此。

嘆庭前甘菊花

庭前甘菊移時晚，青蕊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
盡醉醒，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眾芳，采
擷細瑣升中堂。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
風霜。

此喻良材大器之不得於時，不若曲藝偏長
之見用於世也。老杜多有此感，不必定其爲
人而發，或自喻也。

九日寄岑參

出門復入門，兩腳但如舊。所向泥活活，思君令
人瘦。沈吟坐西軒，飯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
爲一相就。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
師，疇能補天漏。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
強逶迤，小人困馳驟。維南有崇山，恐與川浸溜。
是節一作時東籬菊，紛披爲誰秀。岑生多新詩，性
亦嗜醇酎。采采黃金花，何由滿一作灑衣袖。

此先生苦雨中寄岑參之作其旨有二一則爲雨中不得相見極其思念之深一則爲參與先生皆一時之秀而適丁厄運不得見用於時徒爲紛披之籬菊故以之相弔也是詩原有淺深二意篇首則言其淺者而結意始及其深中間則專言霖雨之害而稼穡之不救猶其小焉者是時權奸蔽錮宸聰如雲師之可誅而無由得誅之朝政之闕失如天漏

之當補而無人能補之。是以大明之照不綱。如日月之遇陰霾而韜晦。而一望普天之下。四海之內。人道屏跡。禽獸鴟張。君子雖退食。自公去就不決。強爲逶迤。而小人則奔趨勢。燄困於馳驟。利害莫保。此則綱維盡絕。天地將傾。雖南山之崇。亦將崩摧。而與川浸同其溜決矣。此其可憂。真有百倍於稼穡之不救者。然則士君子生於斯世。如參與甫者。雖爲

東籬之秀而亦誰適爲容哉。參乎參乎。爾之
性情吾所深悉。雖抱孤芳而亦誰爲采擷者。
耶。是寄岑參之深意。全在結語透出。非徒爲
不得一相就而作也。

杜詩言志卷之二